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一

左編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
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氐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
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匈奴求守邊塞
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
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備禦之有常
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今戶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殿爇

晉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首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

八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
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
塋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
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閭閻位爲
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塋沒在胡虜者
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
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遷太
子中庶子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諫謂應儉以
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
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

要作大事
人不得不
如此委曲

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
帝卽位。拜侍中。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
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
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
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
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
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嘗故有。庇人之大
德。必有事君之小心。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公旦
吐握之事。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謙敬。綜其
所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

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
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笑舌宜
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
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
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
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
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
閭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
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
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
加嶠中壘將軍。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
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及王令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
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
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
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嶠因奏軍國
要務。其一曰。祖約退含。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
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

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則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可分遣出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侵。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

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精今江南六州之士尚有荒
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
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
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
祿俸可優令足代畊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
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
市求旣上黷至敬下費生靈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曰使命愈達益宜得才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及嶠屯潯陽遣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屢說不能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

日會嶠部將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使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使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改書侃果共征峻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胥楚國之微臣

八編列傳 國朝名臣
重，跣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取君之辱。
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
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
壇，嘔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台鼎，
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喪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破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賞募之信
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時陶
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襲登嶠重與侃書

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
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達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
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迫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仇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
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
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
公子之事今果然矣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爾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匱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
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
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
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籍

意者侃為
此言以試
陽邪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重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
海臣子肝腦塗地僑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
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亦足以
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
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
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僑於是創建行廟廣設
壇塲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
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僑
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

突陣馬躡爲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
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
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導將留嶠輔政嶠以導
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資用不給嶠借
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
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
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已
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
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有異謀穆之曰公沂流逮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興宗豫章太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人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錄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

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還
爲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
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
侵嫌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
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
容終之以彙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
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厭多所造立賦調煩屬
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
道之屬皆被毀壞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

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
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
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
師伯不能用頃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
興宗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
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興宗曰。吾素門
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當省。內外人不自保。會
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繫。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
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
冠咸遽。徙後皆流離逃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吏部尚

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
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
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
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于天
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
四海清謐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
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惟在
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
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皆有
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

之曰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在尚書
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又
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頃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閣口
興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
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
竝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
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
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

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劬勸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孝莊時盜賊蠭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柳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

本有投刺
復索刺者
微此

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
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
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
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
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
高乾邕已見歡因結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
粗並解事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
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邑兄弟必爲明公
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
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
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
與大軍禽斬之。歡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
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
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
筭。爰自我始。能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

貳達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奸徵兵保境縱盜侵國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抱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蜚螭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

候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
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周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旣殊
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侯景
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
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彼乃授之以
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
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彊者難
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
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偏彊不掉狼戾難
馴呼之則反速而禦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

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士
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
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大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
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旣老矣、耄
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
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
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譴興於下、人人厭苦、家
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棄起、腹
心翹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鼓無救、府藏之虛、空

請熊踏詎延啓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蘓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轡轆劒騎之所蹂踐杞梓于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歟軍門委命下吏當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三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

司徒高昂趣上洛審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
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將吾三面作浮
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
兵以來竇泰常爲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
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欲分兵禦之
獨綽意與泰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
縣伯泰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井置屯田以資
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凡理人之
體當先理已心其二敦教化凡謂牧養於農者宜洗

心革意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其三盡地利及布種
既。勻。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
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
歸。晚。出。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
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繁。勸。
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
適。煩。簡。之。中。甚。擢。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
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
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

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克椽榱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非直州郡之官。

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其五恤獄訟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其六均賦役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營理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逼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

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達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

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卽位，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

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
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
彥章兵斃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
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
臥內盡得梁虛實崇韜曰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
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
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
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
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
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分兵
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巢穴。莊宗果于是夕
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
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
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
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
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以爲然。
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
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
祿賜巨萬。豈少此。卽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華，卽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卻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

大司馬
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
知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錢鏐據有兩浙。號
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
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
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玟副供奉官烏昭遇。
復使於鏐。而玟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
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玟
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
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
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

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閱馬
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
謂彥溫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院宣請公趣歸朝廷
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欲寃其所以乃遣殿
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
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侍衛指
揮使藥彥稠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
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稱賀明宗
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
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

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搃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敬瑭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

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
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
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
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契丹屯
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
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
中不暇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
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
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
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

翰維翰何必自致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召經經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滑河之戰乘勝下

能用奇用
正想見一
路方際

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
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
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
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鳳茂以取蜀爲
不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
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
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
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
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
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

奇而勝今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殷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結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殷下之義

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
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
轅先示恩信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
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
師衆各界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
之卒其新入部曲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
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
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
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
外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

緩爲之行彼，蓋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我
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
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亦棄其
焚廬舍，母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肄以疲其
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
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
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籠，
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
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
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

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臂不續外內
限絕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
乘。先是我嘗有荊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
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
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際。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
捷出穿徹均房。達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
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荊郢。
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
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

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澤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
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
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
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
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
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
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
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
騎上下吞江吸海竝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
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竝出東西連衡殿下武

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勢變或可弭也。議者必曰。三道竝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竝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開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彼旣上流無虞昌
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如遇截於江
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開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
湖淶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開臨
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沂
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
過滸黃未易遏也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姦
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
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
里不哥已行赦令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
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
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
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
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
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
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

此宋一机
會也情乎
無人

誼之真州
又不報
非待使人
休

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重遣使召旭烈阿里不
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
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
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
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
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
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
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
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

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陳戰和利害、且請
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
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
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
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
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
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
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
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
歸道病、帝敕尚醫近侍迎勞、賞賚有差、秋七月卒、謚

文忠明年宋平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二

右編

相類

相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奏議帝初
 即位中書
 郎者今不
 錄徒為中
 太僕不復
 與權前顯
 貴幸時示
 居臣尚卿
 字大夫張
 譚皆阿附
 顯不敢言
 至是衡譚

乃奏顯赫

惡語免顯

等司錄校

尉王尊於

是勅奏

既已舉奏

又復彈之

漢法嚴而

勿立朝可

權振

唐武宗時
元宗為西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

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

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

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

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王尊劾丞相

匡衡等奏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

大夫檢
太子左

我子可

ASA 2000

五、東楚

客上知無規

2

一頁上卷

一九二一年

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
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卽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
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闢堅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闢堅締青紫耗府藏此朝
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爲君
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

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
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
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
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
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袁楚客規宰相魏元忠書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通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宋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夏

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慙慙愧黎
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
分之擾陛下常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
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
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
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
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
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

陸贄論輔臣不當受諸道饋遺

唐太宗與房魏王珪輩議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

李相言此
心諫官救
不盡力

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
嗜慾間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
與諫官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
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
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
言責之人

馬遵論諫諍
乃大臣之任

臣伏見近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
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
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大人俱是過恩不合法
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

揮可謂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
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
得哉

范鎮論二府當執
奏傳宣內臣轉官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
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受遂具奏臣
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仁宗皇
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
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寢廣府廩
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
右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

鑄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

司馬光
辭賜金

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

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

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
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
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
爲酌中

司馬光論宰
臣辭免郊賜

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
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
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
邊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
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
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使議

行賞臣累曾面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爲疑兵之計爾卽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寮妄指他事讒臣奉使

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會上章直携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誥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

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口甚一日其所讒者蓋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讒陷害如此深切未願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謗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臣卽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

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讒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卽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讒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讒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累遣奉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當

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遣終無成而罷久之
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部下
尤多朝廷以臣粗魯安卹遂以爲勞授臣禮部侍郎
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
州兩營禁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隔路密來告臣
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
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
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爲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
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爲首相丁母憂歸西京
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

次瀝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
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
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
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洎至河陽踰
年陛下已卽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
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
此意於臣尤爲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
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
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

富弼論連
論後辭免

恩命以
辯議論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奉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概

可見也蘇轍論執政
自擇臺諫

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
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
人同類懷其思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
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于後
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
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
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
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
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瀟夷之

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況于

人乎、

真德秀上
丞相書

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勲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劉洎論
左右丞

相宜詩
加精簡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虛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並

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

修撰日曆

臣蒙乞委宰相抄錄言勅送付史館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
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况事于治亂執政豈可不
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
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
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臣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
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

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元錄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詐命爲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
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
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

王安石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
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譏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

歐陽修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

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我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戢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羗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羗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
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
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
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六

蔡襄乞令韓琦范仲淹更

任內
外事

臣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
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
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
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
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

大臣不可
事職

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

馬光乞聽兩府辭避遷官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爲上盡疑今之兩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旣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
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
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
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爲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
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今又蒙差臣克集禧觀
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
不信哉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
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
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
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之

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親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
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
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
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
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
朝政皆來問臣也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
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
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論除

拜大臣
當密

臣伏觀近日命趙鼎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

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

蔡承禧論除授當經二府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

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令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

蘇軾乞許文忠公等辭免拜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惠

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
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
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
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
老尊賢之意。今獨置已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
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蘇軾乞加
張方平恩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旣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

若水作大
議移乎其
爲言路未

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
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
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
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
女謁皆得以于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
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李綱議
本政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
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
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杭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擠阨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此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私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開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八
類
卷
一
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弃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謫謫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

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實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迺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旣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

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
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在
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
乃得籍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
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
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隨邦彥等計中又隨虜
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
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
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
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弃河

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距則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弃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

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不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莫宗社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弃之耶。其意不過欲紆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

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翼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父避虜又
避水宋大
臣立松

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
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
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
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
占舟船或結木筏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
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
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
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
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
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
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
又引兵數十萬以十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
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
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
乎若曰邦彥等譖誦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
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
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
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咎魏文侯令樂羊將而
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及樂羊功成

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

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
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
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
之内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
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
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
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
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
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
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

八編類纂 卷三
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
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
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
待罪之至

陳東乞復
用李綱

八編類纂